

# 飞蛾扑火 丁玲

张卫著

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主编 傅光明

AMTU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主编 傅光明

FEIE PUHUO  
DINGLING

# 飞蛾扑火——丁玲

张 卫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蛾扑火——丁玲 / 张卫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8

(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 傅光明主编)

ISBN 978-7-5336-6922-5

I. ①飞… II. ①张… III. ①丁玲(1904~1986)—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6870号

---

书名:飞蛾扑火——丁玲

作者:张 卫

---

出版人:朱智润

责任编辑:王 骏

责任印制:王 琳

装帧设计:何宇清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3683011,3683015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51)58594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875

字数:155千字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7-5336-6922-5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青春剪影出一首首梦的歌（代序）

傅光明

鲁迅《呐喊·自序》的开篇第一句话是：“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紧接着，他回忆起儿时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这样的苦涩经历使他从中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继而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从他睁开眼看世界，他便有了梦，很美满的一个梦——到日本，学医，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直到课堂上放映关于日俄战事的画片，“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个故事本身已具有经典性，不仅如此，相信凡熟悉鲁迅的读者更喜欢咀嚼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文字，因为它是鲁迅作家梦开始的地方：“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时，他又开始做好梦了。从仙台辍学回到东京，他邀几位朋友一起办杂志，以期迈出文学的第一步。但这本取“新的生命”的意思而叫《新生》的杂志，在策划中便胎死腹中，梦也随之转瞬即逝了。

因梦无法实现而带来的寂寞，一天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后是无端的悲哀和驱除不尽的痛苦，而麻醉的最好办法是“使我沉入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让生命黯然销魂，直销到“再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就这样，在蚊子多的一个夏夜，已蛰居北京，在绍兴会馆里百无聊赖钞古碑的鲁迅，迎来了一个老朋友。这位“偶或来谈”的金心异，便是正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聊天中，一段石破天惊的对话呱呱坠地，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的里程碑式的思想意象：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

子的希望。”

由此，鲁迅发出来“狂人”的呐喊，《狂人日记》不仅成为小说家鲁迅的起点，更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和丰碑。

可以说，鲁迅是在生命日渐消沉的时候才做起小说来！显然，是“五四”孕育出了鲁迅的新生，而鲁迅又给“五四”注入了别样的新鲜活力和深邃的思想光芒。那本在东京未出世就夭折了的《新生》雪藏起鲁迅的摩罗诗力，而一本在北京崭新的《新青年》却真的赋予鲁迅新的生命——文学的、艺术的、精神的、思想的不朽生命。

简言之，由一篇短短的《呐喊·自序》，已大致可以为鲁迅，同时也可把这样的梦影当参照，为许多现代作家，甚至为读者自己画一幅青春剪影了。

像鲁迅一样，世上所有的人，年轻时候都会做许多梦。醒来一个梦，再做下一个梦，有梦便有希望在，人生的过程就是不断做梦寻梦。当然，悲哀时，又会感觉一如鲁迅所说，“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来无路可走”。如果真的无路可走了，还是要做梦，回忆青春的梦。没有了梦，便只剩下了绝望。

这套书里的作家们，年轻时无不是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梦。郭沫若像鲁迅一样，早年赴日本留学时，学的是医，后因受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美国诗人惠特曼思想的影响，决心弃医从文；与郭沫若等一同发起成立“创造社”的郁达夫，留日之初，考入的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学部，后又改学过政治学、

经济学；冰心在写她的《繁星》、《春水》以前，就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向往的也是日后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任何一个梦想的实现，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努力。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时常是苦恼与快乐相伴，信心又时常与茫然相随。正是在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的青少年，会突然惊奇地发现，原来世间的事情是如此的复杂，连黑与白都有可能变得不明晰和不确定起来，无法一下子认定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些对于作家来说，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和体验。

无论他们在年轻时做过怎样的梦，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读书、求知。他们大都有过在海外或留学，或进修，甚或流亡的经历；许多人至少懂得一门外语，像巴金、郁达夫、钱钟书、杨绛等。茅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开始写作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巴金的小说处女作《灭亡》写于巴黎，这之后，写作一发不可收。朱自清在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前一年，曾在英国进修过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漫游欧洲五国，才有后来写作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艾青最初读的是艺术学院绘画系，后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边学绘画，边接触欧洲现代派诗人，最终成为诗人，而不是画家。在南开中学就开始参与戏剧活动的曹禺，初入南开大学，读的是政治系，转至清华西洋文学系才真正开始钻研戏剧，从古希腊的剧作家，到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孕育出了他的《雷雨》、《日出》。

每个作家都有藏在他的文学梦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对

于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思想，都是难得的知识营养。通过这样的故事，我们知道，徐志摩最早没想过要成为诗人，他留学美国时，学的是经济，转去英国，是为了追随罗素，搞政治。当丁玲陷在生活的困惑之中，她做过画家梦，更做过电影明星梦。各自已有深厚的人生体验的川籍作家艾芜、沙汀，是在他俩相遇后，一起走上文学路的。从湘西走出来的“乡下人”沈从文，学历只到小学，经过人生的许多坎坷沧桑，矢志不渝，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

对于今天的读者，已经成为历史的他们，在这个“剪影”里构成了一组混着一个又一个青春生命泪与笑的梦的合唱。如果能够从他们一串串的梦里找到自己，相信你的未来不是梦！

2012年6月2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秋白曾在什么地方写过，或是他对我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诚然，他指的是我在二二年去上海平民女校寻求真理之火，然而飞开了；二三年我转入上海大学寻求文学真谛，二四年又飞开了；三〇年我参加左联，三一年我主编《北斗》，三二年入党，飞蛾又飞来扑火。是的，我就是这样离不开火。他还不知道，后来，三三年我已几濒于死，但仍然飞向保安；五十年代我被划为右派，六十年代又被打成反革命，但仍是振翅飞翔。直到七十年代末，在党的正确路线下，终于得到解放，使我仍然飞向了党的怀抱。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 目 录

第一章 黑胡子冲的夜	/ 1
第二章 透明的篱笆墙	/ 13
第三章 自由的天空	/ 44
第四章 古都情缘	/ 74
第五章 上下求索	/ 118
第六章 左联女战士	/ 151
第七章 人生的又一个冬天	/ 183
余音 从“文小姐”到“武将军”	/ 200
丁玲主要著译书目	/ 205

## 一、又是个丫头

1904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四),湖南省临澧县黑胡子冲漆黑的夜幕被女婴清亮的啼哭声震得微微颤动,逡巡着向西方飘移而去。孱弱而凉爽的晨曦小心地洒散开来,缓慢地稀释着夜的浓黑,渐渐显影出一幅南国晚秋时节空净朗润、层次分明的青碧山水和黄绿相交的田野,山水间缭绕着几分清新、成熟和喜悦的气息。但是,传出婴儿啼哭声的蒋家深宅大院,却从候产的期冀、兴奋与喧嚣、杂乱中猛然惊醒。女婴的长辈们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又是一个女婴。这个女婴有过一个姐姐,不过已在三年前夭折了。一锅沸水扔进个冰坨,全家陷于沉寂,笼罩在一片失望的阴云之中。女婴取名“冰之”,大概正是这个家族此时心情的写照。可是有谁想到,多少年后,他们和他们努力维持的蒋家大院早已湮没无闻的时候,这个在他们认为无法承继香火,不能光宗耀祖,因而令人大失所望的女婴,却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这就是丁玲。正是她,才使健忘的时间刻录下了他们这一声叹息,才让厌旧的后人知道在一个叫黑胡子冲的小地方,竟有过一支曾煊赫一时直到20世纪初才濒于没落的蒋氏宗族。

丁玲出生时,她的父亲蒋保黔尚在日本留学。他听说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婴,很不开心。蒋保黔从日本回到湖南老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到处游逛或与一群狐朋狗友吃酒抽大烟,



很少花时间逗小丁玲玩。这个新生的女婴长得十分可爱，胖胖的，脸圆得像只苹果，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闪闪发亮，嘴小小的，嘟嘟着。她还十分聪明，比如教给她一些手势，她一学就会。可是对这些，做父亲的却好像视而不见。

族里人见蒋保黔是个“没出息”的人，也就不把他这一房当回事，当然更不会把小丁玲当回事，倒是家里的仆佣下人们给了她不少关怀和照顾。在这种缺乏爱的环境中，母亲余曼贞的爱便成了她唯一的营养；在这种势利的环境中，她不得不学得十分乖巧懂事，变得非常敏感；在这种受歧视的环境中，一颗叛逆的种子落在了她的心田，养成了她既能够承受不公又能够向不公挑战的坚忍独立的个性。有一次，余曼贞抱着她，忽然想到了身世中一些不如意的事，不禁哭了起来。这时小丁玲好像明白了似的，对余曼贞说：“妈妈不要哭。我长大了用心读书，做大官，挣好多钱，让你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还要帮你做花衣，请人伺候你，不要你做一点事，好不好？你现在就教我读诗吧！”

正是由于她的懂事，丁玲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家里的一个“有用”的人。蒋保黔重病在身、辗转病榻期间，按当地习俗，余曼贞既不能出门做客，又不能在家待客，只好让三岁多的小丁玲由佣人陪着应付门面。有一次丁玲的七爷爷做寿，余曼贞就是让家里的老女佣么妈带着丁玲代表这一房去拜寿的，在那里一住就是一星期。小丁玲跟在那些叔叔大伯后面，像模像样地行礼如仪，真被当成个大人、男人了。

这个一生长下来即受到冷遇并在小小年纪就被压上生活的担子的小丫头，过早地进入了成人社会，过早地尝到了人世的辛酸，这些都直接促成了她性格的早熟，给了她独身闯荡世界

的最原始的勇气。

## 二、没落的家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像这个女婴出生时的那个黎明前的黑夜。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英、法等国因采用先进技术和实行资本主义政体，逐渐强大起来，并努力向外扩张。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的中州大地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覬覦的绝佳目标。而抱残守缺的清王朝又日益腐朽没落，不堪一击。在这种形势下，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毁了它紧闭的大门，内有风起云涌的反清反封建斗争动摇了它的根基，清政权风雨飘摇，封建统治难以为继，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大厦将倾的颓势和民生凋敝的景象。

位于湖南省临澧县的黑胡子冲虽然偏远，却也无法怡然自处，在整个社会的动荡中上下颠簸着，虽然思想文化上仍是一潭死水，但经济上已出现了衰败的症候。

临澧县古称安福县，因与江西一县重名，民国后根据其地理位置更改为现在的名称。

湘西北远没有吴越江南一带富饶，却独得一片明山秀水，别有一番风土人情。临澧县在仍保留着神秘色彩和悠远情调的湘沅之地，也可算得是一颗明珠了。黑胡子冲则更是一块群山环抱的风水宝地。秀润叠翠的武陵山余脉逶迤伸展，像一道纤徐流畅的屈曲山墙，让人看不到太阳落山的地方。婉转如歌的澧水炫耀着粼粼闪光、淙淙铮铮的金嗓子，用旭日的



光芒谱成一曲多情的湘西小调，缭绕着掩映在橘林和竹林中的每一座院落与每一间屋顶。其中最气派的是蒋家大院。当  
时曾流传全国有七个半大地主的说法，而地远域偏的蒋家居  
然就是那“半个”。甚至更有传说，蒋家本姓李，是推翻明朝、  
建立大顺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后代。李自成兵败湖北  
九宫山后，隐姓埋名在湘西石门县的夹山灵泉寺出家。这大  
概是因为蒋家收藏有不知如何搜购得来的李自成遗物，还有  
就是因为蒋家似乎是一夜间暴富起来的，简直有钱得不像话，  
像发现了什么藏宝洞一般令人匪夷所思。其实，蒋家并非这  
样来历不明，族谱修自北宋，上溯到西周的伯禽，历史名人苏  
轼、文天祥等都曾为之写序作跋。蒋家世代簪缨，到了这个家  
族的第八十九世，即丁玲的祖父，也还任过贵州的制台。传说  
蒋家门前有一块“下马石”，过往官员文官落轿，武官下马，谁  
也不敢怠慢，足见蒋氏曾有过的灼人威势。但到 19 世纪末，  
蒋氏虽富甲一方，也只不过是“半个”大地主而已，这大概不是  
修撰族谱的蒋氏远祖“握笔而俟”的吧。

但就是这“半个”，到 20 世纪初时也成了“雕梁玉砌应犹  
在，只是朱颜改”。高墙深院包围的不再是人丁兴旺，二百多  
间房屋大半空着；朱门青路出入的不再是财富权势，门漆路石  
早已斑驳塌陷；花径亭榭萦回的不再是书香悠情，象牙宝石镶  
嵌的戏台成了野草老鼠的乐园。在这只大虫死而未僵的空壳  
中，到处弥漫着破落、萧索的气味，让人窒息。丁玲在《我的生  
平与创作》中写到：

我的家庭是世代为官的豪门望族。这个家庭里充满  
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中描写的各种人



物，实际上是整个没落的封建社会的缩影，充满了惊心动魄的矛盾故事。这个大家族中的一部分逐渐没落垮台，贫穷潦倒。

丁玲的祖父、大伯死得较早。一门妇孺在宗族内部的财产争夺战中显然处于劣势。身为这一房顶梁柱的二伯父无奈之中立志读书，到外面争取功名。但这也引起了家族中一些人的恐惧。有人就在二伯父要带进考场的食物里放了巴豆。二伯父识破了这一切，心寒之下，离家远行，最后在遥远的北方海参崴削发为僧。她的叔叔也看透了这个外表和睦却内藏倾轧的大家庭的虚伪面目，愤而上山，做了土匪，昼伏夜出，干些藏枪剪径的勾当。只有她的父亲惨淡地延续着一脉微弱的书香。

### 三、传说中的父亲

丁玲对父亲的印象稀薄而不真实。在丁玲三岁半时，她的父亲便已撒手人寰，因此丁玲知道的所有关于父亲的故事几乎全部来自传说。幼年丧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锥心之痛，而在父权社会，就更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失去依傍的孤儿寡妇立刻成了汪洋中的一只小船，不得不在惊涛骇浪中苦苦挣扎。在这一点上，丁玲和她的父亲倒有着类似的命运，她的祖父去世时，父亲只有三岁。

丁玲的父亲蒋保黔，字浴岚，虽三岁丧父，但因为上有祖母、兄长，家世还未大衰落，所以还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蒋保黔颇得几分祖先遗风，少年聪慧，十几岁便考中了秀才。但因为很小就被关在书房里读书，缺乏亲人的照料，只与严厉的老师朝夕相处，这使他从身体到精神都十分脆弱。后来受维新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想摆脱这个没有多少温暖却到处是陷阱的大家族，找一个可以痛痛快快地呼吸的地方，学一些真正能济世救国的本领，蒋保黔与内弟结伴东渡日本学习法律，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独在异乡为异客，天生孤独而懦弱的他忍受不了寂寞羁旅之苦，一年后因肺病发作，又退回到蒋家大院的围墙里，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在旧的行为惯性作用下心安理得或无可奈何地滑落、沉沦。在蒋保黔身上矛盾地交织着封建时代纨绔子弟和维新时期新派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既不务正业、挥金如土、放荡不羁，又思想开明、意志薄弱、说多做少。

蒋保黔虽然是官僚后裔、富家子弟、秀才出身，但他对同一阶级的人却没有兴趣，也找不到共同语言，反倒喜欢和乡下人们厮混在一起，抽烟喝酒聊天，做些兴之所至轻松容易的事，像一个地道的田舍翁，过着平静而舒适的生活。他的慷慨大方，也招来了一大帮打秋风、吃白食的人，这些人怂恿他大肆挥霍，结果把一个殷实富足的家败落得七零八落。丁玲耳朵里听来的父亲就是一个潇洒的“败家子”形象。他依赖于封建大家庭的衣食供养，但精神上又常常离经叛道。他要妻子放足，在全家引起一场地震，而且他常常站在弱小的妻子一边，与封建大家族抗争。他偶尔也向妻子传播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对办教育特别推崇，但他只是高谈阔论一番而已，绝想不到丁玲的母亲会身体力行。他因体弱多病而开始对医术感兴趣，便自学起来，最后还能给别人诊治。周围的穷人小病都



爱找他，对他们，蒋保黔不但不取分文，还经常资助他们一些钱财。他为富却没有不仁，着实赢得了穷人们的敬重。每逢大灾之年穷人“吃大户”，蒋家几乎是全县唯一幸免的一家。

关于父亲，丁玲听人讲得最多的是他买马赠马的故事。父亲像大多数封建时代的文人一样，也有着安邦定国的宏愿、行侠仗义的情怀，但面对现实又手无缚鸡之力，胸无应对之策。他需要一个寄托，他没有儿子和儿子代表的未来，也没有真正的朋友和朋友提供的天地，只有桀骜不驯扬蹄飞奔的快马才能平复他心中难抑的苦闷，释放他血液中奔流的激情——虽然他根本就不会骑马。每次他花重金购得一匹宝马，都会把这匹马刷洗得干干净净，浑身的皮毛闪着缎子般的光泽，然后再为它专门打造一副昂贵的皮鞍铜镫。每天他都让年轻健壮的马夫骑上它为他表演，他则站在后面拍手叫好，高兴时还会跟在马后追着跑上一段。好马配好鞍，良将配骏马——这时，他看到的分明是一员猛将纵马飞奔、冲锋陷阵、为国杀敌的情景，而那员猛将就是他自己——平日意气消沉的他此时信马由缰地想着，感到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过路的人们无不好奇地看着，这更激起了他的自豪感。不管是谁，只要夸赞几句，他就引为知音，非要让人骑上马过一下瘾不可，要不就非要把马卖给人家。要是对方穷，出不起钱，他就索性一个子儿不要送给人家。这个天上无缘无故掉下来的“大馅饼”常把人家吓得够戆。

丁玲对父亲的感情也像听了这个买马赠马的故事后一样复杂。她恨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可又无法拒绝地继承了他浪漫洒脱、率性而为、开朗豪爽的性格。